



1	4
1555	
157	

157
201



門 14
號 1555
卷 157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蘆浦筆記十卷

宋劉昌詩撰昌詩字興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
卜一條稱開禧乙丑竊太常第則寧宗元年登進
士書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捐俸刻於六峯縣齋
則嘗爲縣令但六峯不知爲何地前有嘉定癸酉
自序稱服役海陬賣鹽外無職事惟繙書以自娛
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
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尋其流蓋其監華亭蘆漚場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來

鹽課時作故以蘆浦爲名也書中草鞵大王一條稱紹興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爲紹興三年下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計其年且百餘歲必無尙爲縣令之理卽距開禧乙丑亦七十三年計其年尙過九旬更必無登第之理考紹熙五年亦爲癸丑或傳寫訛舛以熙爲興與其書多糾吳曾能改齋漫錄之失其論泥軾屏星金根車諸葛亮表脫句孫叔敖碑舛訛歐陽修誤題多心經杜甫詩錯簡皆有特識又張栻愨齋銘本集不載黃庭堅

詠藕詩實胡藏之作皆足以資考據王士禎池北偶談九稱其記王復死節之事可補宋史之闕又稱其書流傳甚少此本爲丹陽賀氏所藏而綏安謝兆申所傳鈔則亦可寶之笈矣惟塗山啟母一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後來誕語以實之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

馮婦

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云云其爲士者笑之注爲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故進以爲士之於野外至今讀者以卒爲善士爲一句則之野爲一句以余味其言則恐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以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野有衆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謂之野外而後云攘臂也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自班氏作刑法志謂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至今以爲省約之約皆作一句讀子觀紀所書云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若以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八字作一句恐不成文理合於約字句斷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穿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有味其言

今人用推轂事必連有味其言作一句子觀史記鄭當

時傳載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究其文意有味合句斷蓋謂推轂者誠有味而其言之者常引以爲賢於己漢書節去之字小顏從也字下注皆誤爾不然上下文全不相貫

廉遠地

比見書坊時文賦有以上廉遠地則堂高命題者竊疑焉賈誼政事疏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亾級廉近地則堂卑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恐合以陛九級上句斷廉隅去地

遠則堂自高耳

錫字出處

嬾真子錄載錫字出於六經及楚詞而獨引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者所吹招魂曰巨柎巨蜜巨有餽餽些注云餽餽錫也蓋戰國時以餽爲餽餽後漢亦謂之錫耳今攷毛詩有瞽簫管備舉注亦有之豈馬大年偶忘此一處耶

寧馨

能改齋漫錄載山濤叱王衍爲寧馨兒王太后怒廢帝

謂那得生寧馨兒二說以為兒非馨香者觀其語意似不然予讀世說見晉人言多帶馨字如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又殷中軍至劉尹所清言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吝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桓溫詣劉尹卧不起溫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閒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又王司州乘雪往王螭許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觀此則只如今人說恁地

三郎

漫錄事始門載唐明皇為三郎凡五事一劉朝霞獻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泰行紀指明皇為三郎五通鑿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而不知尚有一處開元中有獻俳文於明皇曰說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

續通書卷一

案今本漫錄事始門四知不足齋叢書

伏此事

重五日生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
嬰告其母勿舉且日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攷南
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
猛曰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故名
鎮惡又北史齊南陽王綽五月五日生腦不壞死四百
餘日顏色如生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
雀鳴集庭樹觀此四事俗說可無疑矣

射寢石

劉向新序載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射之滅金
飲羽視而知其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漢書李廣出獵
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
之終不能入世說又云李萬歲獵沙柵以石為伏兔射
之鏃入寸餘三事如一而其中也要皆出於疑心故予
嘗謂疑心一生則屋上之弓皆為蛇懼心一生則山上
之草皆為兵漫錄載前二事在類對門而不及李萬歲
豈偶忘之邪

從理入口

漢書載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竟以不食五日而死余觀南史庾夔餓死褚蘿善終乃大相反蓋夔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人謂必為方伯及魏尅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蘿面尖危從理入口竟係衣食而終然則相法亦有時不驗

泥軾

自白氏六帖職林職官分紀職源歷三百餘年凡編類之書皆以泥軾為通判事士夫用之亦不知其非今攷

前漢黃霸傳別為車緹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其文意蓋謂用緹油于車軾之前以屏蔽泥汗耳劉盆子乘鮮車大馬赤屏泥又如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柳葉金障泥及所謂錦障泥皆此義也

屏星

後漢孔恂為別駕車前舊有屏星刺史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釋者無注人不知為何物攷二字皆從竹唐韻謂別駕車藩韻略箒必郢切篁先青切俱云蔽當胡文恭公送通判詩用屏星韻以屏字作上聲讀

斯可見矣

阿字

古人稱呼每帶阿字以至小名小字見於史傳者多有之漢高祖紀武負注俗呼老大母爲阿負魯肅拍呂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曹操小名阿瞞唐明皇小名亦云阿瞞顧士季目王安豐謂阿戎了了解人意阮籍謂王渾共鄉語不如與阿戎談此謂渾子戎又杜詩守歲阿戎家注謂杜位小字也阿奴有五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俱有都長阿奴蓋濛小字也語林曰劉眞

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日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矣齊武帝臨崩執廢帝手曰阿奴若憶翁好作梓宮又周謨周仲智名嵩皆小字阿奴梁武帝謂臨川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荅王曰安石故相與雒阿萬當裂眼爭那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謂臨之也仕至東陽太守王子敬爲阿敬王平子爲阿平庾會小字阿恭王詢小字阿恭王恭曰與阿大語謂王忱也殷浩爲阿源王胡之小字阿齡王蘊小字阿興王敦小字阿黑王丞相小字阿龍郗恢小字阿

乞王恬小字阿螭殷顛小字阿巢許詢小字阿訥王處
小字阿智高崧小字阿鄴劉叔秀爲阿秀何偃遙呼顏
延之爲顏公延之曰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又唐王后
以愛弛因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
生日湯餅邪吐谷渾王名阿豺以至阿香推雷車亦有
所謂阿買阿舒阿宣要未能盡舉今人稱父母兄弟尚
爾嗣有得當續之

阿堵

晉人稱阿堵者有三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王夷甫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
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閃行呼曰舉卻阿堵物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
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生活

人言做生活有三出處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杼何能
其人同生活人問江霽兄弟羣從王長史曰諸江皆復
足自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汝生活大可方今言
作詩亦云冷淡生活

蘆浦筆記卷第二

蘆浦筆記卷第二

武成次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
 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生魄
 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
 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
 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
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
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口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訖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
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子內封比于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
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

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孔氏

注云四月丁未以日月推之四月無丁未蓋武王至
豐告廟乃其常事所不必言至于朝四方之諸侯而
祀于周廟當
在五月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士惟三建官惟賢位事
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
而天下治

洵直謹按武成之篇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

義嘗加攷正說書者愈疑且以式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閭豈當在歸至于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者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至其終也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草之射息也裊冕撻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爲天下之

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某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辨諸葛武侯疏脫誤句讀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

宐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宐偏私使
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此皆良實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
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
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惜痛恨於桓靈也侍中

尙書長史參軍皆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
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
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
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
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
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
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洵直謹按蜀志諸葛武侯傳載其五年所上後主疏
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
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責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
慢以彰其咎蓋武侯以興復自任故以謂不效則治
其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攸之禕允則任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而已興復非其任也武侯不效而遽責之某
恐三子者宜有所不服武侯必不然也又至于斟酌
損益進盡忠言攬於武侯自敘之間文意皆不相接
續某疑其句讀有所脫誤而不敢以臆斷之乃取文

選所載武侯表較之亦同而李善五臣皆無說又觀蘇內翰集見其稱武侯此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亦未嘗疑其脫誤然某之疑終不能釋因子蜀志反復求之乃得之於董允傳云亮將北征住漢中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缺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乃知脫誤之處兼董允止稱侍郎蓋

其本傳所歷之官也因以武侯董允傳及文選參而補之遂爲全文

右洵直姓胡氏字次魚鄉曲前輩登科仕至別乘

內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訛爲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爲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

誤書繆解古今如此者多矣不特晦菴之四書詩易
卽房融譯楞嚴亦未必句句字字是佛語耳阮亭記

右魯氏字子明自號笑塢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

書名自備云

性善辨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子鄉
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
為正是謂四篇

漢甄

曩於周益公坐閱出示漢五甄皆得於劍州梓潼縣因

記其文公亦書于後併錄之

謝君甄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久造此墓

按元和之號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宗之三

年其五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為漢隸不

疑

扈君甲甄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扈君千秋之宅

建武二十八年五月丙午工李邑作

乙甄其文云北宮衛令扈君萬秋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考之是歲壬

子下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載矣

范君甲甄其文云嗟痛明時仲治无年結僮孳孳履踐

聖門智辯賜張關一噍孔言寬博關一約性能淵泉帶

徒千人行無遺愆關一約性能淵泉帶

乙甄其文云德積未報曷尤乾《茂而不實顏氏暴顛

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觀形列畫諸先設生有知豈

復恨焉

漢范皮闕旁耕者嘗獲巨甄二皆為當路取去

惟拓本傳於好事之家乙甄僅存此范君墓中

之銘晁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言鄧
先生也列畫諸先者豈非墓中列畫古賢士如
武梁石室之類邪先儒謂謝朓始為誌銘此可
證其誤

梓潼城甄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反一甄之重至 斤歲月雖無所稽然

字畫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

蘆浦筆記卷第二

司馬置折俎皆釋云折之設反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
今人送餽例用折俎恐非此義

潛火

州郡火政必曰潛火左氏襄公二十六年王夷師燔釋
謂火滅為燔燔子潛反或者當用此字

賢關

仲舒賢良策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顏曰關由也世
人乃以太學為賢關則謬矣

仁頻

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仁頻并閻徐廣曰頻一作賓小
司馬索隱音賓顏師古曰即賓根也今觀韓子蒼次撫
州高使者韻凡四首一云李侯梨釘座風味勝仁頻乃
與兩頻頻三顧頻同押然則恐未之攷耳

乾鵠

漫錄辨誤論乾鵠音干為無義廣韻有鴉鵠亦起于後
來惟王荆公以為虔字意見於鵠之疆疆甚為得理然
紺珠集載乾鵠云鯤案淮南記論訓云乾鵠知來而不
知存注乾鵠鵠也乾音干別本俱作
乾鵠今據謝本改正鵠之別名音干又何邪

紫荷

漫錄載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西清寓直荷為橐歐陽
文忠回吳舍人啟以紅藥翻堦對紫荷持橐皆為誤然
又引隋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
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以俟博識者予攷
晉輿服志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
于左肩所謂荷囊乃負荷之荷然則隋志載紫荷左荷
右荷要知亦是負荷分明非菱荷之荷也

糊名

漫錄事始門載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然
嘗記唐武后時以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白糊其名恐
出于此

裴二端公

漫錄事實門載鮑彪杜詩譜論湘江宴餞裴二端公及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皆不著裴二端公為
何人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裴虬作銘又浯
溪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為道州刺史始知所謂裴二
端公者虬也以上吳說如此按杜詩有送裴二虬作尉

永嘉今暮秋遣興詩自有憶子初尉永嘉去之句即可見也何必它證

振字

漫錄載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傳振給振貸竝以饑饉窮厄將就困弊故舉救之使存立耳但未有所據按左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振發也廩倉也然則當以左氏為證以上吳說如此周易蠱卦君子以振民育德注振濟也何不引此豈偶忘邪

山谷南還誤

漫錄說詩門云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版按南華在韶州屬廣東山谷謫宜州屬西路且卒于宜而曰南還何邪

漫錄書人官位差誤

事始門載宋苕公以宋元憲為宗袞今攷元憲即苕公當作宋次道又地理門載關中記南臺沙合出宰輔其間舉吳丞相育吳樞密充記事門載吳侍郎待問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攷元輔表熙寧元豐間充嘗為相而

育特執政今互言之又說詩門載丞相馮當世少嘗薄遊記事門云大丞相馮當世記富家翁有宅記文門云馮當世丞相荅伯庸詩然當世未嘗爲相又事實門載參政蔣之奇武昌怡亭序而蔣未嘗參政嘗作樞密凡此豈皆筆誤邪

晉人弔喪彈琴作驢鳴

晉人放曠至于弔喪亦出禮法之外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

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此二事如一又王仲宣好驢鳴旣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王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孫子荆後來臨尸慟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亦復相類

雁行

禮記王制兄弟之齒雁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諸
為天下雁行頓刃韓世家陳軫言必不為雁行以來索
隱曰旅進也晉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庾喬元日朝賀
不肖就列曰喬忝為端右不能與范典話為鴈行

打字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君子小人皆同其
謬惟打字耳如打船打車打魚打水打飯打衣糧打織
打黏打量打試觸事皆謂之打漫錄以釋文取偏旁證

之謂打字從手從丁蓋以手當其事者也此說得之矣
然世閒言打字尚多左藏有打套局諸庫支酒謂之打
發諸軍請糧謂之打請印文書謂之打印結算謂之打
算貿易謂之打博裝飾謂之打扮請酒醋謂之打醋打
酒鹽場裝發謂之打袋席地而睡謂之打鋪包裏謂之
打角收拾為打疊又曰打進併作作菴築之閒有打號行
路有打火一作打包打轎負錢于身為打腰飲席有打
馬打令打雜劇打謹僧道有打化設齋有打供荷胡床
為打交椅舞攤為打驅攤又宋歌曲調打壞木樓床誰

能坐相思又有打睡打嚏打話打鬧打鬪打和打合讀
閣打過打勾打了至于打糊打麩打餅打綫打百索打
條打簾打薦打蓆打籬巴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
因併記之

粃盆

今人祠祭或燕設多以高架然薪照庭下號為生盆莫
曉其義予因執事合宮見御路兩旁火盆皆疊麻粃始
悟為粃盆俗呼為生也

蘆浦筆記卷第三

中陽里

漢高祖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蓋里名中陽今漢書標
注乃題云沛豐邑中豈公是先生誤筆邪因以知史筆
無羨字

心經

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蜜多蓋梵語也嘗觀六
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為多心何以為佛恐
公誤筆爾因書以祛見者之惑

夔子國

夔州春秋時巴子國也今人言夔州以至文字閒率曰夔子國而不知其誤往往以劉禹錫為證余考禹錫之記云夔子國也其文意謂夔乃子國蓋是兩句譌以傳譌因不復辨殊不知夔子國今實在歸州

揚州

廣陵志載揚之得名李巡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隋志亦謂江都人性躁勁風氣果決平陳之後頗變淳質俗敝稍愈于古蓋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隋唐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勿易論如前

隋以前揚人舉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聖人所以州之意邪攷太康地記謂東漸太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余嘗為續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為一洗躁勁輕揚之恥云

巴丘

漫錄地里門載巴丘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丘晉屬廬陵梁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縣是也以上吳說子按臨江志建安四年孫策下豫章分置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留周瑜鎮巴

正裴松之注云巴丘縣前說謂晉屬廬陵固無異矣然
九域志以新淦縣爲古巴丘城輿地志又以吳後主分
石陽新淦兩縣置巴丘郡隋平陳開皇九年章洸巡撫
東南遂廢巴丘郡復以新淦屬廬陵今縣南八十里峽
江市有古巴丘廢城六十里閒有周瑜廟舊經載瑜歸江
陵治行于巴丘病卒後人因祠之然則巴丘在新淦則
豈崇仁又一巴丘耶然皆謂屬廬陵又何也或云吳
取荊州周瑜鎮巴丘乃今岳州巴陵郡姑存之以俟博
古者訂焉

賢女鋪

漫錄載南康有賢女鋪蓋祥符閒女子姓劉氏夫死誓
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沈于水鋪因得名然予嘗過之
壁閒有碑記其大略似謂初嘗議昏已定而夫家貧父
兄悔之別以許人女曰一身而二適雖未嫁柰節何父
兄強之乃溺死亦云舊名貞女全與此不同豈信傳聞
之誤耶

餘干

饒之餘干號于越攷閩粵王傳無諸搖皆勾踐之後秦

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又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注越邑今鄱陽縣也于越得名以此而餘干之名縣不書所由起按玉山縣有二溪名上干下干合流至饒之東南而水回環因以名縣餘干是也

于越

于越之名以于溪入越地無以議為也荀子云于越夷貉之子則有疑焉春秋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注云於發聲也史記又書為于越注云發聲也與於同然則于於皆越人夷語之發聲猶吳人之言勾吳耳子謂此於越恐合是于越

管名

四明奉化縣凡七鄉皆有一管名如曰廣平松賢履信鳴鴈黃甘嵩溪靈泉棲鳳他處未聞也善長案其名凡八而云七鄉疑有誤

堯廟

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濼江中分舜廟在西岸

相望而有碑刻高崖韓雲卿文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
篆額蓋舜葬蒼梧故於此立祠無可疑者堯廟則謂因
山而立郡每歲於水際望祀南軒先生亦有祠唐帝詞
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既新陶唐帝祠二月甲子
率官屬祗謁祠下再拜稽首退而歌曰溪交流兮谷幽
山作屏兮曾丘皇胡爲乎於此雷謫冠佩兮充庭潔芳
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
天日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南軒是
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攷證其

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則予曩游桂林

大抵回環之山皆積石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

名堯恐非陶唐氏之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

若曰唐帝恐成附會故願與博古者評之鯤案堯山之堯廟乃其後

人所立張衡南都賦云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魯縣而
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堯山蓋劉累遷于魯縣
因立堯祠於縣之西山故謂之堯山水經淄水注甚明與
伯特未之考耳

荆飲飛廟

四明城北鹽倉之西有荆飲飛廟無碑載神姓氏攷淮
南子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還渡江中流暴風揚波

兩蛟夾舟飲非謂柁船者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瞋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不可劫而奪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劍而已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人盡活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截腐肉朽骨弃劍者飲非之謂乎今廟稱荆飲飛侯圖經亦謂州北有蛟池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窟於此人患之故卽其旁立飲飛廟以鎮之是則真以爲荆之飲非矣然予觀呂氏春秋荆有勇士次非蓋是姓次名非豈應以神姓名爲廟號而況加爲侯封哉且

次與飲非與飛字皆不同而好事者附會斬蛟之說以鎮蛟池強名之傳流至今載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爲飲飛掌弋射則飲飛之名實始於此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募飲飛射士服虔亦謂以材力名官若據建隆中鄞令金翊纂異記謂唐武德時郡爲鄞州至開元中改鄞爲明郡名奉化城號甬東地名句章軍號飲飛則此廟必因軍將之有功於人故人爲之祠爾官於此者合討論而正其名庶幾神亦歆其祀也

草鞵大王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損之蜀人也以庾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憇其下或易屣履則以其舊拋挂於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緡亦有卜心事者徃徃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鞵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洎回涂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

其靈感士乃畱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鋪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爲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顧未有所處得先輩書此號遂受較俾血食士曰若何爲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雨暘或休咎卽爲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

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蘆浦筆記卷第四

蘆浦筆記卷第五

趙清獻公充 御試官日記

二月二十六日

宣赴崇政殿後水閣同

直孺內翰

貫之雜端充編排官

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二十七日晴

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舉人

王者通天地人賦

天德清明詩

水幾於道論 出老子道經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

御藥院公文二道傳 宣精加考校

內臣二人傳 宣賜食并酒

編排三四五等第一百二十七等 廷博案疑是共一百二十七號

二十八日晴

內臣傳 宣賜文儒二字

聖駕卯刻幸考校所

編排經生

特奏毛詩十一人 特奏尚書九人

特奏明法四人

傳 宣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旬休

傳 宣賜酒七寶茶

初考經學官 王惟熙 祝 諮 夏 璋

覆考經學官 王 彭 張 允 朱從道

詳定官

賈壽

吳中復

封彌官

傅求

王陶

出義官

王逢

傅木

盧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風

聖駕幸考校所

起居四拜

編排諸科卷子

宣賜酒食果子

二日晴

聖駕幸覆考所

起居

宣賜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識優長辭理精純出眾特異無與比倫

第二謂才學該通文理周密於羣萃中堪為高等

第三謂藝業可采文理俱通須合得及第者

第四等謂藝業稍次文理粗通於此等中仍分優

劣優即為第四等上

第五等須必然合落者謂文理疎淺退落無疑

不考謂犯不考式

紕繆謂所試文字並皆荒惡

六日陰寒

駕幸詳定所 起居

點檢官 孫坦 鄭穆

進士初考官 沈邁 司馬光 裴煜

陸經

進士覆考官 祖無擇 鄭獬 李一經

王瓘

點檢官 孫洙一作淵 王廣淵

詳定官 楊旼 何郊 王安石

對讀官 胡稷臣 蘇袞 傅堯俞

張次立 宋迪 周孟陽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薦上帝詩

謹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特奏名進士卷子

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

駕幸詳定所 起居

賜寒食節上酒各二壺果子一合 又酒果冷食

編排進士卷子共一百號 特奏名一號

八日晴

駕幸編排所 起居訖進

呈進士卷子二道

御藥院錄白中書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

編排進士諸科等卷子

賜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

奏乞送唱字號卷重詳定

封彌關詳定五號奏取 旨

御藥院關奉

聖旨看詳定奪鞞鞞觥觥切五號等事 善長案鞞音弓軾中

鞞也鞞音濃方言南楚謂多為鞞鞞鞞觥字之譌音倪角不正貌觥音歹角心也切音才龍之屬

賜酒食果子

右日記一卷予家寶藏蓋清獻趙公手書也公

時為右司諫直 則翰林學士賈公黯貫之則

侍御史知雜事范公師道也按嘉祐六年

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猶垂意科選親屈

翠華以次臨幸雖上已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

廢且訓敕勞賜無日無之可謂至誠不息者矣

嘗攷

國史大中祥符元年書

帝徧至幄次諭李宗諤等各務精詳勿遺賢俊

四年書

帝徧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書

帝幸考校官幕次撫問久之出七言詩賜晁迥

等今日記所書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

幸詳定所者二幸編制所者一是皆恪守孫謀

而又加詳焉於戲盛哉宐乎

天佑生賢名臣輩出坐致太平而又畱為奕世

不窮之用近時

御試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復在殿後而駕幸

之儀復無有知之者蓋其廢已久則此記所補

豈獨文字之間而已因備錄之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膠書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報之謂之榜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 國初尚循其制子家藏王扶龔識一帖拓本帖皆長五寸許其闊半之龔識又有大護帖復書姓名於帖面攷登科記蓋 太宗端拱元年程宿榜扶第二人識第十四其下花押二一翰林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貢舉宋白一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權知貢舉李沆後臨軒唱名此制遂廢周益公家亦有咸平二年盛京所得者其他不特未之見从而湮沒知之者亦鮮矣嘗觀開元遺事載新進

士及第必以泥金帖子附家書謂之喜信是又足以見昔人之風範也

蘆浦筆記卷第五

蘆浦筆記卷第六

金根車

崔豹古今注云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為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及攷東京賦有農輿路木薛綜注曰此所謂耕根車然則金根耕根其名又異矣鯁案晉輿服志金根耕根原分為二此合而一之非也唐莊懿公主下嫁田緒德宗幸望春樓餞之厭翟敝不可乘以金根

車代之公主出隆乘金根車自此始豈非去古遠而意愈失邪韓昺爲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爲銀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昺文公之二河不知古抑又可歎國史輿服志載耕根車制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而以金根車爲皇后之車或者因唐以代厭翟不復考古而分爲二爾

季子碑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蜀子攷篆文皆無之得曾旼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爲君字非季子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闊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存十有二字內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蓋嘗爲是書爾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暴以玄黃之幣
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
胎禽浮丘著經乃微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
辰雷門去鼓華表雷聲我唯髣髴爾亦微冥爾其何之
解化惟寧後湯洪流前固重局此闕一字割荆門未下華亭
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峯山徵上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甲辰歲化於

朱乃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廓耶奚奪闕三字遽也迺

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无闕四字我此字不完故

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

言爾闕五字常有去鼓闕一字表雷闕二字當當惟髣髴

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大不又惟寧後湯洪

流前固重局右害弄日六又闕七華亭爰集真

侶瘞爾闕字或文但止丹陽真宰此四字不

右前文與江別刻不知何人攷定後文乃邵樞密

亢就山下取所有字以意彙括故存其闕雖有差
異亦可參訂但前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羲之書六
一先生已論其非至謂或云顧況作銘蔡端明則
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
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昔有
晨飛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
斫鼓鵠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
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
冒遽取以為引證哉然則非晉人又不辨可知矣

漁隱攷訂華陽真逸為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

焉

六合大同印

嘉泰壬戌予道經姑蘇於常賣翁得故紙一幅陳號破
碎上有印文方四寸餘朱色未落云六合大同之印按
鄴侯傳唐肅宗在靈武徵天下兵所鑄頃嘗收拓本漢
甌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昉書其下謂家藏是印文
而失之蓋乾德乙丑歲也

屏著

詩曰侯我於著乎而毛氏謂門屏之間曰著論語邦君
樹塞門鄭氏謂於門樹屏以蔽之爾雅亦曰屏謂之樹
至於蕭牆之內注曰牆謂屏也蓋古者門皆有屏禮緯
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簾帷雖非屏
然以之為蔽限亦屏之義今人稱士夫之家必曰門牆
曰屏著是矣然多曰台屏從平聲則乃指屏風而言何
不思之甚也因書以辨之

紫微王舍人夢

淳熙辛丑年王公清叔帥桂林予客焉暇日因語及自

合肥丁憂歸天台杜門窘用一夕夢吏請料歷支俸詰
之曰解官何繇得俸吏曰已出在外廊試取歷授之有
頃持歷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錠於前而去寤竊怪之
未幾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啟而視之與夢無差予嘗
服膺是事臺餽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料歷
則是銷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貪者多取以為巧而不知
其歷將特批屢批不一批矣故常與士夫誦言之具書
之

四明寺

四明僧廬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縣城
內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飯于僧育王亦不下七八
百人行去聲僕稱是是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
萬斛且分布諸庫以罔民利等而下之要皆有足食之
道嘗觀唐武宗時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
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今以一郡會
之真有是哉

佛牙

四明圖經載昌國縣九峰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

長四寸闊一寸舍利綴滿乃建炎初給事中黃龜年所
施竊計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長四寸上
下相合必倍之則佛須身長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
聞佛號文六金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黃給事何自得
之而信之而施之邪世有趙鳳必能驗真偽而斧之矣

喘藥方

先君嘗施喘藥蓋用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浴過訶子
二兩去核用肉二味為籠末每服三大匕水二錢煎減
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者後於彭

子壽侍郎傳一方用新羅參一兩作細末以生雞子青和爲丸如梧子大陰乾每服百粒溫臘茶清下一服立止嘗見知臨江葉守端卿言其祖石林病此專服大黃而愈其尊人亦苦此疾乃純用附子至某則非麻黃不可然則又觀其所稟如何且自謂其女幼年已喘傳至四世而用藥皆不同

蘆浦筆記卷第六

蘆浦筆記卷第七

比事

漫錄及類對爲一門然經傳中可類者多矣姑以史記有八事相比因記之

宋世家熒惑守心心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宐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楚世家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王
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
相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
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王曰
曰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不
許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
宜哉

楚世家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
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

鳴鳴將驚人

淳于髡傳齊威王時喜隱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
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
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韓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
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非
使秦秦王悅之

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與

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孫子吳起贊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別吳起說武侯以形執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亾其軀悲夫

白起王翦贊鄙諺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

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本根偷合取容以至切身彼各有所短也

白起傳武安君引劔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蒙恬傳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
乃吞藥自殺

孟嘗重刊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
驩迎之孟嘗君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
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文一日廢皆背文去
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
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君
之言失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
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
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
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

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廉頗傳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執之時故客盡去及
復用爲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曰吁君何見
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則從君無執
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豫讓傳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
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內
持刀兵曰欲報讐

張耳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

之置厠上欲宿心動而去

欒布傳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萬石君傳慶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
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啓母石

漢武帝无封元年詔云見夏后啓母石師古曰啓夏禹
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
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
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將生啓禹曰

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予觀邊錄載廣
德軍祠山張王事正相類王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
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流欲抵
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䟽鑿聖瀆先時與夫人李氏
期每餉必鳴鼓三聲而王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
後遺殮於鼓乃爲烏啄王以爲鼓鳴而餉至詣鼓壇知
鳥所誤遂巡夫人至鳴鼓王以爲誤而不至夫人遂詣
興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瀆王變形未
及恥之遂遷於廣德縣橫山之頂居民思而立廟於山

西南隅夫人至縣東二里而化人亦立廟

仙卜

開禧乙丑予竊太常第敕頭毛自知同在期集所從容
問及預有朕兆否曰無之獨仙卜陳省幹者自應舉以
至省試皆以魁相許而皆不驗唱名前一日再扣之仍
大書一魁字卽以墨塗去續書默而識之四字詰朝果
在第一子初料墨塗者不欲泄爾閱三年有旨降五甲
豈非前定乎嘗記政和中有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
志喜言人休咎編修王甫問他日所至書太平宰相四

字遺之而以墨塗滅其字後甫敗方悟其意甫卽黼也
事有相類如此

蘆浦筆記卷第七

蘆浦筆記卷第八

至和拜相制

門下朕寅奉丕圖思臻至治總萬機而日慎舉盛典以
交修期與輔臣底寧縣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宜燮
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宰茂秉於大鈞矧嘗選材
久滋著效爰登中鉉敷告外庭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
夫尙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上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沆雅性
內融敏識先覺以沖約而率履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

華學臻道與樂名教以爲己任罄智慮以翊帝謨廼者擢自書林更於右史亟升西掖出守南州屢換圭符夙一作實宣精力屬中都之擇尹正內閣以參華歲律未周風績彌著式圖寅亮用贊謨明俾佐股肱之良參斷邦國之務具瞻斯屬嘉猷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允協庶邦之望兼榮書殿仍峻貴階增勲級與褒功益爰田及眞食於戲贊萬樞之重允賴於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於英傑當申茂略以恢遠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尙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加上柱國仍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封如故主者施行

右制書至和元年中秋日下趙槩視草公之元孫石城尉德循實寶藏之周益公嘗書其後云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此殆後世公議非一時褒語也又云制當用綾紙十八幅今十二幅之下脫兩幅因併錄之

資政莊節王公家傳

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吳國子博士祖
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令贈光祿大夫
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
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時捐軀殉節如
顏公始無愧於天地閒矣以門蔭補官試大法中選授
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
之貴豪遇郊祀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賞賚郡國效之
公亦未嘗有希恩意久之除京東輦運遷京東路轉運
判官按屬部道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

民多苦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言他日或能奏_之之至
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爲父老羞
敢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
久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
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
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勔以花石奉艮嶽多取漕艦以載
號直達綱公曰今盜起倉卒飛輓繁困而佞幸之徒猶
實範圍以惑上心固執不與勔力譖於上公上疏奏謂
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請一切罷之歲餘除知穎

昌府移陝府陝右民號難理公至開布威信不兩月大治民皆悅服擢龍圖閣直學士以公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龍圖閣待制移知成都府興利去害治與陝等民繪像立祠刻石紀異

高宗皇帝卽位詔公知徐州明年北人犯順粘罕以衆數萬寇徐徐城孤執危公領兵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守敵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單竭死者甚衆敵執益張凡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戰竟日度不能禦乃反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

今日得死所矣且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亾與焉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敵雖悍狡聞公言亦凜然嘆異曰若使南朝皆如公我輩豈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已北去公尙爲誰守乎公罵不絕口敵復說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馮易官封命汝就知此州以撫殘民公曰爾毋誘我吾誓有死耳敵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搗其口流血盈襟公猶含血噴之子倚在傍不勝憤怒突出見粘罕顧手無挺刃得布囊盛磚擲之力少差中其旁千戶長斃粘罕怒卽執倚剖其心以祭千戶

長欲懼公以速降公不顧為敵敲死闔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屍拜伏慟哭裹以裊褥藁瘞於黃樓側累甃成塚以識之復擁兵守禦撫定其眾敵退朝廷就命立知徐州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謚莊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布各二百匹初公之未遇害也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國家運數方屯待制宜早為計不然將及於難公曰死生定數也等死苟獲死所敢逃乎卒時年五十二敵初薄城下民不得逃公陰令

間道潛行得脫者數千人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呼為雙廟有禱輒應立復奏其異於朝敕賜名曰忠烈立出師必禱曰公為朝廷盡節以歿必能陰佑遺民也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邸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主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為虜將所獲不食五一作三日而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侑以太僕丞從高宗過惟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於公義不有他屬散歸在所願以從侑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議官

特命侂爲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好成奏乞訪先臣
遺骸優詔許之行至泗州馬上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
年奉使藍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遣書屬當路
漕使訪公瘞所漕委幙屬王之翰往焉初趙立藁葬公
於黃樓之側及敵據京東水久弗治彭城皆瀰漫沒故
跡莫得其所忽有老媪指而謂之翰曰子非求王待制
瘞所乎其在是閒卽所指求焉有塚巋然蓋以獸瓦啓
視見大鼃覆其上回顧老媪化爲虎而去徹甕取骸聯
絡不斷類瑣子骨然獨一手指闕之翰復炷香泣禱須

臾有指一節淨水上行道

一作

路聞之莫不嘆駭之翰易

棺斂蔽於京師資聖院後聞鄉中子孫徙葬於兗州萊
蕪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田諤扈從顯仁太后
回鑾侂子達畱淄州南北隔絕以詩送諤曰兩地音塵
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顧我空存
魏闕心日下旣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音倘憐萬里
親庭在爲向雲山處處尋詩至而侂卒已一歲矣聞者
哀之藍公佐使還侍高宗語次論中興以來忠臣子孫
因奏及之上曰王侂有兒女否公佐奏曰侂五子流落

中原後居江南所生兒女尙俱幼弱今佾既卒窮困可憐上心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凡十餘年一日內庭曝書見囊封有忠烈二字亟命取閱乃公佐奉旨令王氏女入內事上覽之驚問左右卽日召見賜金帛敕命嫁遣之公姿貌豐碩動容中禮孤忠直氣自其天資父子一門忠孝兼全歿而廟食英烈如存平生樂於薦賢有知人之明如秦檜洪皓皆公所薦起立行伍至秉節鉞實因公激勵而然事在立傳中

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將以備太史氏之採錄

卞氏二牒

敕泰州團練使

卞居讓

牒奉 處分前件人搢紳之後簪組遺芳雖早著於嘉猷柰未光於餘刃陳力就列自媒之志旣隆見善若驚舉直之規斯在苟非半刺難屈多能事須差擗長史仍牒知者故牒

建隆元年二月 日牒

團練推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趙 押

通判官兼僉署兩監屯田等公事衛 押

團練副使檢校刑部尙書事吳 押

使兼兩監屯田等使檢校太尉荆 押

宣徽院

引見司劄子宣徽院押到殿前承旨卞居讓宿患

癱風病翰林院著醫官裴喬看驗久遠不堪醫治

引見奉

聖旨放停送宣徽院者

右具如前已指揮殿前承旨左第二班依

聖旨放停仍便開落姓名今付卞居讓依此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四日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柴 押

右牒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南渡寓惟揚敵騎

驟至亟瘞之地中尋復出於兵火煨燼可謂能寶

青氈者矣玫瑰樓公嘗考其所自云前日敕泰州

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荆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

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

後則泰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攝長史故爲之詞

其後列銜皆秦州之官印文凡七皆秦州團練使
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
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
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
月所給故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
掌院事共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
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此合晉天福五年除
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殿直或云淳化二年始
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公易簡以是年除

承旨而其次子耆次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
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
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

蘆浦筆記卷第八

蘆浦筆記卷第九

白玉樓賦

崑崙巖岌璀璨流離高明而廣大者天上之白玉樓也
 鬼作神械梯雲駕風杳杳藹藹穹穹窿窿端不可以名
 舉而數同似當作窮也陞矗九仞簷掀百層反宇吸日飛甍
 列星暗不可以意搆而力營也前臨瑤池千頃之寒波
 傍帶銀潢萬疊之高一作素浪俯烏兔之出入瞰雲霞之直
 上葢九萬風斯在下矣雖章華三休井幹百尋顧孰與
 爭雄而誇尤乎宜其澡心於廣漠之清淵宅意於無垠

之元圃策氣馬以上征儼神驂而陟步歛兮忽兮排天
闔而遨遊焉請掇其梗槩而言之方茲樓之經始也斗
舌下命魁靈制權騰御馳駟霆寬急鞭瘦崑山空藍田
萃剗刷裁方圓輸以六甲董以羣仙惟五城一觀之珍
三獻不逢之寶蓋於此山積而雲駢然後大匠課程羣
工謹度琢瑗礪瑛鬪珪疊璐層翬翼翼鵬翅騫雲修梁
眈眈虹腰漲霧跨空則璆檻瑛橋直明則瑠窻琛戶鏤
飛僊以承楣刻蛟龍而紉柱鰲矯首而戴墀虬怒髯而
攫礎飛鳴之鳥則縞鳳霜鸞華實之林則瓊枝珠宇騰

輝而曜魄挫芒比縟而冰花奪素翕霍晶熒莫得定視
而熟睹也爾乃迹脫凡近身居沈寥追逸駕於若土揖
高蹤於盧敖窺倒景之列缺躡閭風之扶搖時則有龍
驂鶴馭軼彤霧而駐軌千乘萬騎擁紫皇於岩嶷霓旌
羽節光倩冽以目眩玉童華女眾馭踏而雲颺或鏗金
而戛玉或拊琴而鳴匏曲非世律聲度凡韶差冠累弁
者皆冰膚而瓊質承顏接詞者率精會而神交况不知
其所自真放浪而逍遙者也彼穆王遊化人之宮黃帝
夢華胥之國超乎雲霓之上介乎台衡之北傳後世以

誇雄語茲樓則兼金一羽之相直矣若夏革談妙齊諧
志怪券宇宙之無極狀鷓鴣之變態顧貪常嗜瓊單見
狹聞何足語樓之高大邪

亂曰

瓊爲棟兮琚爲梁鸞退翥兮龍高驤
瑯闈瑋檻兮屯冰霜日精月華兮埋輝光
雲繚基兮霞擁址星爲經兮漢爲紀
俯齊州兮九點煙瞰蒼溟兮一杯水
翠旌孔蓋兮驂玉虬笙簫杳默兮帝來游
停驂弭節兮駐雲輶帝心愉樂兮民咸休

唐李賀苦吟能詩韓愈杜牧所知解導其詳見於
本史因閱賀小傳平居一日忽見緋衣吏駕赤虬
持一版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當召賀賀不
能讀歛下榻叩頭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
君爲記窻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駉管之聲如炊
五斗黍許卒觀賀詩語清峭人物超邁真神仙中
人跨赤虬去當是高仙無疑大觀庚寅臘後二日
宣和殿書并畫

右賦

道君皇帝親灑宸翰於圖之後石湖跋云自玉
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
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世間俗史
意匠可到明窻淨几盡卷展玩况然便覺身在
九霄三景之上簡齋集有水府法駕導引曲乃
倚其體作步虛詞六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
風清月明之下雖未得仙亦足以豪矣詞一云
琳霄境卻似化人宮梵炁彌羅融萬象玉樓十
二倚晴空一片寶光中二云浮黎路依約太微

閒雪色寶階千萬丈人間遙作白虹看幢節度
高寒三云剛風起背負玉虛廷九素煙中寒一
色扶欄四面是青冥環拱萬珠星四云流鈴響
龍馭箭雲來夾道塞華籠綵仗紅雲扶輅輾天
街迎駕鶴珥璫五云鈞天奏流韻滿空明琪樹
玲瓏珠網碎仙風吹作步虛聲相和八鸞鳴六
云樓欄外輦道插非煙閒上鬱蕭臺上看空歌
來自始青天揚袂揖飛僊

祭蝗蟲文

維某年月日右修職郎特差知壽春府安豐縣王希呂
謹以清酌之奠祭於蝗蟲之神而告之曰古先哲王之
有天下也兢兢畏畏於事天治人之禮無不盡然猶九
年之水七年之旱見於堯湯之時是知數之所鍾有不
可得而道者則蝗蟲之來此土食民之產以肥其身以
孽其子孫亦宐矣然嘗聞漢之循吏一有善政而蝗不
入境至於李唐太宗吞一蝗而眾蝗死當時仰其德後
世歌其事鏗鏘炳明盪人耳目迨茲以爲美談今天子
嗣神聖位聰明仁厚出於天性凡事有不法天政有不

便民者一切革而去之老姦巨猾既勦以耘不萌不芽
無所容跡嶺海吳蜀江淮荆湖之民費連壤交仰事俯
育熙熙于于各得其所却視漢循吏唐太宗何啻萬萬
不侔則蝗蟲之來處此土食民之產以息其身以孽其
子若孫其爲不可亦明矣且縣令受天子命來宰是邑
其治以撫養百姓爲事則蝗蟲之與縣令又不得竝居
此土也道安豐而西北走四十里卽北人之界彼其暴
虐無道弑君殺母無所不有蝗蟲捨此而去彼誰爲不
可者今與蝗蟲約三日北歸三日不能五日五日不能

七日若七日不歸是終不肖歸矣是狃蕃夷之餘習以
害我聖朝之善治夫狃蕃夷之餘習害聖朝之善治與
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而爲民害者其罪皆可殺縣
令則取詩人去螟之語唐相捕蝗之命以與蝗蟲從事
必盡殺之廼止無俾遺種於茲邑蝗蟲有知其聽縣令言
右文蓋學昌黎鱗魚文者也頃傳得之附錄於此

慤齋銘

家君命杓以慤名其齋而命杖銘以告之杖敬問所以
爲銘之意蓋取夫孔子曰士必慤而後求智能退而深
思以爲之銘

士或志近辯給智巧學之不知其器則小天下之理惟
實爲貴實不在外當慤乎己不震不搖物孰加之以此
操行誰曰不宐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小知而可大
受故以此事親斯爲孝以此事君斯爲忠以此事兄斯
爲悌交於朋友斯爲信子其深思而不忒維師乎慤以
令子之德

右銘不載集中蓋當時此紙流落今幸寶藏遺墨
先生作銘時年二十有三實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驩飲箴

合驩以禮爰有酒食議者其誰伊嬭之職一獻百拜尚
何酒失後世非古沈湎淫泆婦不復議而侑以色競致
妖靡用侈燕席求之萬方百金不易持觴一曲飲醕顏
開主勸客酬笑言歡怡夫豈不樂嗟禮何在狂者斷腸
莊毅色改戲狎因之東主亦悔主賓胥失顧不足戒襟
解鄉間一石其飲談諧之詞以風其甚紅裙是醉有知
聚蚊吏部所鄙清篇實云咨爾有位是懲是愆勿違斯
言以愆德義

驩會誓

侍女之席誓不敢卽渝盟
一殃神質於旁山童石爛言
則可誕山崇石堅此言不忘

右箴誓司農少卿楊解正伯揭於坐右公臨江鄉

人也清介有守此文蓋有所懲云

蘆浦筆記卷第十

杜詩句差

杜詩覓胡孫第二聯舉家聞若駭為寄小如拳每疑其
非是趙叟謂合移斷章童稚捧應顛作第四句卻於許
求聰惠者下云為寄小如拳則一篇意義渾全亦成對
偶

籌筆驛詩

漢室虧皇象坤乾未即寧姦臣與逆子搖嶽復翻溟
表分江城曹袁鬪夏垓虎奔咸逐逐龍卧獨冥冥從罪

非無術欺孤迺不經惟思恢正道直起復炎靈管樂韜
方略關徐感觀聽一言俄選主三顧已忘形南旣清蠻
土東期赤魏庭出師功自著治國志誰銘歷劍兵如水
臨秦策若瓠舉聲將潰虜橫勢欲逾涇仲達恥巾幗辛
毗巖壁局可煩親細務遠見墮長星戰地悲陵谷來賢
賞德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想像音徽在侵尋毛
骨醒遲留慕英氣沈歎撫青萍

右驛在蜀中綿州石曼卿爲諸葛武侯賦也寶元
二年大以遺朱復之後二年朱爲四明節度推

官遂刻石於廳事中更兵火碑仆於榛莽閒凡百
餘年劉偉至出而函置南堂壁閒且以名其堂闕
一角失十五字紹熙元年守林采得曼卿集而補
之且舉范文正公誄石學士書於後云曼卿之詩
氣雄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
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今觀此詩此字則所謂寶
爲神物非虛器也青萍劍名杜詩秦州見敕目除
薛舉有誰定握青萍之句

回峰院畱題

山勢欲壓海禪局向此開魚龍腥不到日月影先來樹
色秋擊出鐘聲浪蒼回何期隨吏役暫得拂塵埃

右文康王公所賦公諱英廟同字晦叔嘗宰定海縣

景祐中為執政開禧丙寅商逸卿得隸古遺墨刻

於縣治願豐亭

米小儀題禊帖詩

圖契朴瑀推聖智萬古奔沈餘未仗蘭亭醉墨更無加
始信功名皆儻爾庾翼兒郎豈不黠自是家雞慙野雉
退之彊括六藝踈見處纔能到姿媚相公有官那得取

不與官家深自祕卻因同好露心胸謾使蕭翼誇未計
摸金不必曹阿瞞溫韜家有昭陵器披沙只恐取黃金
剔軸誰能收故紙天章寶塔高巉峨永表文皇好文藝
至今油蠟傳未休善本何辭萬金弃

絕覽亭詩

安仁懸雲錦驛後山顛有絕覽亭鄭剛中亭仲過而刻
詩柱上云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為叨大來心
地當如此此外應知更有高大來一作丈夫

康伯可詩

紹興閒康伯可過臨江游慧力寺題二詩於松風亭壁
今遺墨不存因錄以備忘其一天涯芳草盡綠路傍柳
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其一江上濃雲
曉未開瘦筇支我上蒼苔春寒前日去已盡今日又從
何處來

胡藏之詩

臨江詩人胡藏之蓋彥明之子彥明與山谷進士同年
故藏之以詩取知於山谷嘗侍燕席以柈中果子分題
賦詩藏之得藕云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

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為乎泥中沈疴政無賴
安得君從容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藏之亦有瘞鶴
銘詩云當年誰為畏元黃湖打孤城草木荒華表竟無
新信息斷碑空有碎文章雲埋紫蓋峰何在煙鎖青田
道正長遙想華亭披道筆夜隨明月過錢塘藏之名致
隆自號瀟灘居士無子故遺橐不傳

石芥詩

淳熙辛丑予客桂林運使梁次張舉似石芥詩今未忘
也擷根山石貯瓶罌柱後緘題見者頰風味莫嫌無醜

藉盃杵甚解作聰明願言則噓傳心事搔首踟躕散宿
醒最是徂徠名道地至今姦膽亦魂驚

了頭巖詩

巖前壁閒題者甚多子獨愛鄉人彭仲衡思致高而無
著其詩云前峰號龜豈一作不是龜近巖謂月亦匪一作非
月世閒景幻語未真說著了頭便癡絕蒼然頑石自天
成道傍過者皆含情我來於此發浩嘆乃知有色能傾
城

上元詞

春曉千門放鑰匙萬官班從出祥曦九重絳浪浮龍蓋
一點紅雲護赭衣車馬過打球歸芳塵洒定不教飛鈞
天品動回鑾曲十里珠簾待日西

日暮迎祥對御回宮花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鞭聲過
宣德樓前扇影開奏舜樂進堯盃傳宣車馬上天街君
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

紫禁煙光一萬重五門金碧射晴空梨園羯鼓三千面
陸海鼇山十二峰香霧重月華濃露臺仙仗綵雲中朱
欄畫棟金泥幕捲盡紅蓮十里風

香霧氤氳結綵山蓬萊頂上駕頭還繡鞵
絨坐三千騎玉帶金魚四十班
風細細珮珊珊一天和氣轉春寒
千門萬戶笙簫裏十二樓臺月上欄

禁衛傳呼約下廊層層掌扇簇親王
明珠照地三千乘一片春雷入未央
宮漏永御街長華燈偏共月爭光
樂聲都在人聲裏五夜車塵馬足香

寶炬金蓮一萬條火龍圍輦轉州橋
月迎仙仗回三殿風遞韶音下九霄
登復道聽鳴鞘再頒酥酒賜臣僚
太平無事多歡樂夜半傳宣放早朝

玉座臨軒宴近臣御樓燈火發春溫
九重天上閔仙樂萬寶牀邊侍至尊
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勸醉醺醺
豈知頭上宮花重貪愛傳柑遺細君

九陌遊人起暗塵一天燈霧鎖彤雲
瑤臺雪映無窮玉閨苑花開不夜春
攢寶騎簇雕輪漢家宮闕五侯門
景陽鐘動纔歸去猶挂西窗望月痕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正人見綵山紅
九衢照影紛紛月萬井吹香細細風
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鳳
簫聲裏春寒淺不到珠簾第二重

風約微雲不放陰滿天星點綴明金燭龍銜耀烘殘雪
羯鼓催花發上林河影轉漏聲沈縷衣羅薄暮雲深更
期明夜相逢處還盡今宵未足心

五日都無一日陰往來車馬鬧如林葆真行到燭初上
豐樂遊歸夜已深人未散月將沈更期明夜到而今歸
來尙向燈前說猶恨追遊不稱心

徹曉華燈照鳳城猶嗔宮漏促天明九重天上聞花氣
五色雲中應笑聲頻報道奏河清萬民和樂見人情年
豐米賤無邊事萬國稱觴賀太平

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態自熙熙家家簾幙人歸晚
處處樓臺月上遲花市裏使人迷州東無暇看州西都
人只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上池

步障移春錦繡叢珠簾翠幙護春風沈香甲煎薰爐煖
玉樹明金蜜炬融車流水馬游龍歡聲浮動建章宮誰
憐此夜春江上魂斷黃梁一夢中

眞箇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說景龍燈四方同奏昇平曲
天下都無歎息聲長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
今一把傷心淚猶恨江南過此生

右鷓鴣天十五首備述宣政之盛非想像者所能
道當與夢華錄並行也

又

蜀人閻侍郎蒼舒使北過汴京賦水龍吟少年聞說京
華上元景色烘晴晝朱輪畫轂雕鞍玉勒九衢爭驟春
滿鰲山夜沈陸海一天星斗正紅球過了鳴鞘聲斷迴
鸞馭鈞天奏誰料此生親到五十年都城如舊而今但
有傷心煙霧縈愁楊柳寶籙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
願黃圖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念奴嬌

疎眉秀日向尊前依舊宣和裝束貴氣盈盈風韻爽舉
止知非凡俗皇室宗姬陳王愛女曾嫁貂蟬族干戈流
蕩事隨天地翻覆珠淚搵了偷彈勸人飲盡愁怕吹笙
竹雷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容華如今憔悴
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了且醺船玉

右詞見謂士夫到中原有感而賦

陶穀使江南詞

穀贈歌姬秦弱蘭風光好有鸞膠續斷弦之句按東方

朔十洲記仙家煮鳳喙及麟角煎作膠名爲續弦能續
弓弩絕弦卻非鸞膠豈其誤耶不如杜詩麟角鳳觜世
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石林詞

葉石林賀新郎詞有誰採蘋花寄與但悵望蘭舟容與
下與字去聲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顏注閑舒也今
歌者不辨音義乃以其疊兩與字妄改上與作寄取而
不以為非良可笑也慶元庚申石林之孫筠守臨江嘗
從容語及謂賦此詞時年方十八而傳者乃云爲儀真

妓女作詳味句意皆不相干或是書此以遺之爾

生查子

道涂閒題壁有可采者嘗記生查子一首甚工云愁盈
鏡裏山心疊琴中恨露溼玉蘭秋香伴金屏冷雲歸月
正圓雁到人無信孤損鳳凰釵立盡梧桐影蓋魏子敬
詞也

辛亥七月望客麻姑仙壇之廣度菴豐城

張應桂謹錄

蘆浦筆記卷第十

鈔於厲孝廉號厲本仍出於龔無可是正錄其題識以著小山堂主人劬書之勤也廷博又識

此樊榭先生善本也乙巳六月伏後三日銷夏於小山堂讐校一過略正其四五而內長文之譌尚復不少古人云校書如掃屋信然倩楷書生鈔畢

以原本歸之樂城意林對致

傳案樂城為錢塘沈嘉祿乙巳則雍正三

年也後四年為子始生之歲云

丁亥閏七月二十日吳江沈果堂形本校於繡溪寓廬亦是新鈔無所補益

辛丑長至日吳篤閱於橫山舟次

壬寅正月海昌陳鱣仲魚借觀

癸卯十一月十四日借歸安訂小山杰本校正錄其題識於左

考西江志劉昌詩清江人開禧元年毛自知勝進

士蘆浦筆記乃其所作蘆浦即華亭蘆瀝場昌詩

蓋曾為鹽官者卑吏博雅如此足徵趙宋文治之

盛矣雍正十年壬子十有一月朔錢塘樊榭山民

厲鶚書

案是書所載地理故蹟多及四明奉化而無一語
及雲間疑所謂蘆浦者當是寧波邊海之區非今
之蘆瀝場俟再攷乾隆己亥重午前二日校官書
借鈔畢附識祝堃

己亥秋仲祝中翰堃本鈔其元本當為祁門馬氏

所進故有樊榭山民跋辛丑正月以程編脩晉芳

所藏學海類編舊鈔本互校丁杰

嘉慶丙辰元宵觀於西湖沈莊校定譌字十餘偶有
所見附注每條之下覽者幸恕其妄蕭山徐鯤

余傳是書在壬午之春彈指三十五年矣屢經校讐

意未愜也丙辰七月始得謝肇制小草齋舊鈔補脫

文二行王公家傳補十六字祭蝗蟲文補十三字荆欽非廟一條得寶劍

于將據本改得寶劍於于隊餘于一條越人欲為變

必先由餘于界中據本改由作田屏星一條唐韻駕

車籜駕上據本增別字其他更定不一而足庶幾成

善本矣亟壽梓氏以傳無窮惜樊榭意林諸老宿不

及見也小草齋本末有辛亥七月望豐城張應桂手

錄題字一行以鈔藏歲月計之僅先謝兆申本數月

特未經轉寫故未失真爲足據耳前有周樂園圖記
今藏桐鄉姚君 正夫 家刻成記於西湖沈氏湖樓時
嘉慶戊午七月十二日廷博書

